

資治通鑑補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七十三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陳紀七

起太建九年盡太建十一年

高祖宣皇帝中之下

丁太建九年

齊高祖承光元年周宇文邕建德六年後梁蕭歸天保十六年是歲齊亡

春正月乙亥朔

齊太子恆即皇帝位生八年矣改元承光大赦尊齊主纘為太上

皇帝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太上皇后以廣甯王孝珩為太

宰司徒莫多婁敬顯領軍大將軍尉相願謀伏兵千秋門

千秋門在宮西

門斬高阿那肱立廣甯王孝珩會阿那肱自宅路入朝不果孝珩

求拒周師謂阿那肱等曰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反邪孝

珩若破宇文邕遂至長安反亦何預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如此

猜忌邪高韓恐其為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高韓謂高阿那肱韓長鸞相願拔

佩刀斫柱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齊上皇使長樂王尉世辯帥

千餘騎謁周師出溢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

幟即馳還比至紫陌橋不敢回顧世辯粲之子也紫陌橋在鄴城外於是

黃門侍郎顏之推中書侍郎薛道衡侍中陳德信等勸上皇往河

外募兵齊制門下省侍中給事黃門侍郎各六人中書省侍郎四

北故謂河更為經略若不濟南投陳國從之道衡孝通之子也丁

丑太皇太后太上皇后自鄴先趣濟州濟州治臨城癸未幼主亦自鄴

東行己丑周師至紫陌橋 辛丑上祭北郊 壬辰周師至鄴城

下癸巳圍之燒城西門齊人出戰周師奮擊大破之齊上皇從百

騎東走使武衛大將軍慕容三藏守鄴宮

後齊循舊制武衛將軍副貳左右衛將軍掌左

右廂所主朱華閣以外

階從三品加人者並等周師入鄴齊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猶拒戰

周主嘗引見禮之拜儀同大將軍三藏紹宗之子也領軍大將軍

漁陽鮮于世榮齊高祖舊將也周主先以馬腦酒鍾遺之

馬腦石似玉實

石世榮得卽碎之周師入鄴世榮在三臺前鳴鼓不輟周人執之

世榮不屈乃殺之周主執莫多婁敬顯數之曰汝有死罪三前自

晉陽走鄴攜妾棄母不孝也外爲僞朝戮力內實通敵於朕不忠

也送款之後猶持兩端不信也用心如此不死何待遂斬之使將

軍尉遲勤追齊主

考異曰北齊書勤作爾今從周書

是日西方有聲如雷甲午周

主入鄴齊國子博士長樂熊安生博通五經尤精三禮弟子自遠

方至者千餘人乃討論圖緯摭摭異聞先儒所未悟者皆發明之
先是周齊通好周遣兵部尹公正使焉與齊人語及周禮齊人不
能對乃令安生至賓館與公正言公正有口辯安生語所未至者
便撮機要而驟問之安生曰禮義宏深自有條貫必欲昇堂覩奧
甯可汨其先後但能畱意當爲次第陳之公正于是具問所疑安
生皆爲一一演說咸究其根本公正深所嗟服還具言之於周主
周主大欽遲之及是安生還令掃門家人怪而問之安生曰周帝
重道尊儒必將見我俄而周主幸其家不聽拜親執其手引與同
坐賞賜甚厚給安生駟馬以自隨又遣小司馬唐道和後周之制
六官七命
自小冢宰至小司徒小宗伯小司馬小司寇小司空皆上大夫七命就中書侍郎李德林宅宣旨慰
諭曰平齊之利唯在於爾引入宮爲即使內史宇文昂訪問齊朝

風俗政教人物善惡即留內省三宿乃歸乙未齊上皇度河入濟

州是日幼主返禪位於大丞相任城王潛又為潛詔尊上皇為無

上皇幼主為守國天王改正守國通鑑作宋國當是傳寫之誤而胡註不考以為當作宗國亦屬無據今按

北齊書及北史俱令侍中斛律孝卿送禪文及璽紱於瀛州齊明

什守國故改正之又突繼為兩已相青形爾之難此故直以累璽而已孝卿行未達

為周人所執送郭改正通鑑原文云孝卿即詣郭此據齊書帝紀

則云孝卿未達被執送郭愚以為齊主高緯在濟州傳聞之辭不

如周人目見之為真况孝卿本傳稱其為人接脣有風檢又言自

趙彥深死朝貴典機密者惟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周主詔去年

大赦所未及之處皆從赦例齊洛州刺史獨孤永業有甲士三萬

初聞晉州陷請出兵擊周奏寢不報永業憤慨又聞并州陷乃遣

子須達請降於周周以永業為上柱國封應公此去年事也因齊

亡救之于此應因

公用古邪晉應丙申周以越王盛爲相州總管

後魏置相州于鄴東魏都鄴改爲司

州以其京畿之地倣漢晉之制而置司齊上皇畱胡太后於濟州

州也周既平齊復爲相州列于諸州使高阿那肱守濟州關

濟州城北有碣磈津故關

規候周師自與穆后馮淑妃

幼主韓長鸞鄧長朔等數十人奔青州使內參田鵬鸞西出參伺

動靜鵬鸞年十四五便好學懷袖握書曉夕諷誦旣爲閹寺使役

辛苦時伺閒隙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嘗之外不暇

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流吟至是承命規師爲周師

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計當出境周人疑其不信搯之每折

一支辭色愈厲竟折四支而死上皇至青州卽欲入陳而高那阿

肱密召周師約生致齊主屢啟云周師尙遠已令燒斷橋路上皇

由是淹畱自寬周師至關阿那肱卽降之周師奄至青州上皇囊

金紫於鞍與后妃幼主等十餘騎南走己亥至南鄧村尉遲勤追

及盡擒之并胡太后送鄴

先已擒胡太后於濟州今并齊王送鄴

庚子周主詔故斛

律光崔季舒等宜追加贈諡并爲改葬子孫各隨蔭敘錄家口田

宅沒官者竝還之周主指斛律光名曰此人在朕安得至鄴辛丑

詔曰偽齊世縱淫風事窮彫飾或寶池運石爲山學海或層臺累

榱梁日凌雲以暴亂之心極奢侈之事有一於此未或弗亡朕菲

食薄衣以宏風教追念生民之費尙想力役之勞方當易茲弊俗

率歸節儉其東山南園三臺竝可毀撤瓦木諸物可用者悉以賜

民山園之田各還其主 二月壬午上耕籍田 丙午周主置宴

從官將士於齊太極殿頒賞有差丁未高緯至鄴周主降階以賓

禮見之齊廣甯王孝珩至滄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湝於信都

冀州

治信都信自河共謀匡復召募得四萬餘人周主使齊王憲柱國

楊堅擊之令高緯爲手書招潜潜不從憲軍至趙州

魏孝昌二年分定相二州

置殷州治廣阿後改爲趙州

潜遣二謀覘之候騎執以白憲憲集齊舊將徧示

之

齊舊將從憲軍者集以

謂曰吾所爭者大不在汝曹今縱汝還

仍充吾使乃與潜書曰足下謀者爲候騎所拘軍中情實具諸執

事

謂謀者當能具言也

戰非上計無待卜疑守乃下策或未相許已勒諸軍

分道竝進相望非遠憑軾有期

兵車之軾高三尺三寸立而憑之

不俟終日所望

知幾也

易大傳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憲至信都潜陳於城南以拒之憲登張

耳冢以望之俄而潜所署領軍尉相願詐出略陳遂以眾降相願

潜心腹也眾皆駭懼潜殺相願妻子明日復戰憲擊破之俘斬三

萬人執潜及廣甯王孝珩憲謂潜曰任城王何苦至此潜曰不信

神武皇帝之子兄弟十五人幸而獨存逢宗社顛覆今日得死無愧墳陵憲壯之命歸其妻子又問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爲之改容親爲孝珩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歎曰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無一人至四十者命也文襄死于盜手年二十九顯祖年三十一濟南王年十七孝昭年二十七武成年三十二其餘多不得良死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斧鉞展我心力耳五代志後齊命將出征則授鼓旗於朝皇帝陳法駕服袞冕至廟拜於太祖偏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提鉞授柯曰從此上至天將軍制之又操斧授同曰從此下至泉將軍制之將軍既受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理軍不可從中制臣既受命有鼓旗斧鉞之威願無一言之命于臣帝曰苟利社稷將軍裁之將軍就車載齊王憲善用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闕曰從此以外將軍制之兵多謀略无長於撫御得將士心齊人憚其威聲多望風沮潰芻牧不擾軍無私焉周主以齊降將封輔相爲北朔州總管北朔州

齊之重鎮

北朔州控禦突厥齊以為重鎮

士卒驍勇前長史趙穆等謀執輔相迎

任城王湝於瀛州既而聞湝敗乃迎定州刺史范陽王紹義紹義

至馬邑自肆州以北二百八十餘城皆應之紹義與靈州刺史袁

洪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

地形志魏太延二年置

得律鎮

孝昌二年置靈州東西分治其地屬西魏天平中東魏復

置靈州寄治汾州歷城縣界五代志雁門郡繁畝縣東魏置武州

寄治城中後齊改為北魏州新興漢魏古郡名以五代志考

之與肆州皆在樓煩郡秀容縣宋白曰唐之靈州古新興郡前除

二儀同以所部降周

二儀同前隊之將二人官皆儀同

周兵擊顯州

地形志魏永安中置顯州

治汾州六壁城五代志雁門郡峭縣東魏

置祁州後齊改北魏州

周兵所擊即此

執刺史陸瓊復攻拔諸

城紹義還保北朔州周東平公神舉將兵逼馬邑紹義戰敗北奔

突厥猶有眾三千人紹義令曰欲還者從其意於是辭去者太半

突厥佗鉢可汗常謂齊顯祖為英雄天子以紹義重蹀似之甚見

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以隸之於是齊之行臺州鎮唯東雍州行

臺傅伏營州刺史高寶甯不下

五代志絳郡後魏置東雍州治和龍城

其餘

皆入於周凡得州五十郡一百六十二縣三百八十五戶三百三

十萬二千五百

梁太宗大寶元年齊祖受魏禪五主二十七年而亡齊所有司冀趙義懷黎建東雍汾西汾晉南

朔并肆盧顯恆朔定瀛幽東燕北燕營南營安青濟光膠徐仁睢

兗北徐南青海東楚潼東徐洛鄭歸宋梁南兗西兗北荆襄豫東

廣秦西楚揚南潁北建羅合江和共六十州而東廣已下十州時

已爲陳故止言五十州考異曰隋書地理志云州九十七郡一百

六十縣一百六

十五今從周書高寶甯者齊之疏屬有勇略久鎮黃龍甚得夷夏

之心周主於河陽幽青南兗豫徐北朔定置總管府相并二州各

置官及六府官

河陽縣屬懷州河內郡地臨河津實重鎮也幽州治薊青州治益都南兗治譙豫治汝南徐治彭城

北朔治馬邑定治中山或都會之地或守禦之要也故皆置總管府總管猶魏晉之都督也相并二州皆有齊舊宮及省故仍置官

若別郡然置六府官以代省也六府周師之克晉陽也齊使開府

官蓋倣長安六官之府未必備官也

儀同三司紇奚永安求救於突厥比至齊已亡佗鉢可汗處永安

於吐谷渾使者之下

紇奚處
復姓

永安言於佗鉢曰今齊國已亡永安

何用餘生欲閉氣自絕恐天下謂大齊無死節之臣乞賜一刀以

顯示遠近佗鉢嘉之贈馬七十匹而歸之梁主暉入朝于鄴自秦

兼天下無朝覲之禮至是始命有司草具其事致積致餼設九僎

九介受享於廟三公三孤六卿致食勞賓還贊致享皆如古禮元

曰每積有牢禮米禾芻薪又曰大禮饗餼也左傳居則具一日之積杜預曰芻米菜薪又傳曰牲腥曰餼或曰饋客生食及芻米曰

餼饋主副也導主以行禮者也介賓副也輔賓以行禮者也五代志曰梁王之朝周人饗大冢宰命有司致積其餼五年米九十筐

醢醢各三十五盞酒十八壺米禾各五十車薪芻各百車既至大司空設九僎以致館梁王東帛乘馬設九介以符之禮成而出明

日王朝受享于廟既致享大冢宰又命公一人元冕乘車陳九僎以束帛乘馬致食于賓及賓之從各有差致食訖又命公一人弁

服乘車執贊設九僎以勞賓王設九介迎於門外明日朝服乘車還贊於公公皮弁迎于大門授贊受贊並於堂之中繼又明日王

朝服設九介乘車以見于公事畢公致享明日三孤一人又執贊
勞于梁王明日王還贊又明日王見三孤如三公明日一人又
執贊勞王王見卿又如三孤於是三公三孤六卿周主與梁主宴
又各飯賓並屬官之長爲使牢米束帛同三公

酒酣周主自彈琵琶梁王起舞周主曰梁主乃能爲朕舞乎對曰

陛下既親撫五弦臣何敢不同百獸周主大悅賜資甚厚

梁主以舜况周主故悅乙卯周主自鄴西還三月壬午周詔

山東諸軍各舉明經幹治者二人若奇才異術卓爾不羣者不拘

此數時周分置諸州總管以應周主之擒尉相貴也招齊東雍州

刺史傅伏伏不從齊人以伏爲行臺右僕射周主既克并州復遣

韋孝寬招之令其子以上大將軍武鄉公告身

金馬腦二酒鍾賜伏爲信伏不受謂孝寬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

爲臣不能竭忠爲子不能盡孝人所難疾願速斬之以令天下周

主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百餘人臨汾水召伏伏出重隔

水見之

汾水遶晉絳二州之間東雍州在絳州界故隔水

問至尊今何在阿那肱曰已被

擒矣伏仰天大哭帥眾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哀號良久然後降周

主見之曰何不早下伏流涕對曰臣三世爲齊臣食齊祿不能自

死羞見天地周主執其手曰爲臣當如此乃以所食羊肋骨賜伏

曰骨親肉疏所以相付遂引使宿衛授上儀同大將軍敕之曰若

亟與公高官恐歸附者心動努力事朕勿憂不富貴佗日又問前

救河陰得何賞

救河陰事見上卷七年

對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主

謂高緯曰朕三年教戰決取河陰正爲傳伏善守城不可動遂斂

軍而退公當時賞功何其薄也夏四月乙巳周主至長安置高緯

於前列其王公於後車輿旗幟器物以次陳之備大駕布六軍奏

凱樂獻俘於太廟觀者皆稱萬歲戊申封高緯爲溫公齊之諸王
三十餘人皆受封爵周主與齊君臣飲酒令溫公起舞高延宗悲
不自持屢欲仰藥其傅婢禁止之周主又自彈胡琵琶命高孝珩
吹笛孝珩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下鳴
咽周主乃止周主以李德林爲內史上士後周之制內史屬春官
中大夫五命下大夫四
命上士
三命自是詔誥格式及用山東人物並以委之周主從容謂羣
臣曰我常日唯聞李德林名復見其爲齊朝作詔書移檄正謂是
天上人豈言今日得其驅使神武公賀弒對曰臣聞麒麟鳳皇爲
王者瑞可以德感不可力致麒麟鳳皇得之無用豈如德林爲瑞
且有用哉周主大笑曰誠如公言德林該博墳典陰陽緯候無不
通涉善屬文辭覈而理暢年十六遭父喪自駕靈輿反葬故里時

嚴冬單纓跣足州里由是敬慕之博陵豪士崔謐僕射之兄也休假還鄉車服甚盛將赴弔德林相去十餘里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畱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薰灼齊任城王浩與楊愔書云燕朝固多奇士今歲所舉秀才李德林者文章學識固不待言觀其風神器宇終爲棟梁之用至如經國大體是賈生晁錯之流 己巳周主宣享太廟 五月丁丑周以燕王儉爲大冢宰庚辰以杞公亮爲大司徒鄭公達奚震爲大宗伯梁公侯莫陳芮爲大司馬應公獨孤永業爲大司空鄭公章孝寬爲大司空己丑周主祭方丘周制方丘在國陰大里之郊以其先炎帝神農氏配詔以路寢會義崇信舍仁璧和思齊諸殿皆晉公護專政時所爲事窮壯麗有踰清廟悉可毀撤雕斲之物並賜貧民繕造之宜務從卑朴又詔并鄴諸

堂殿壯麗者準此

臣光曰周高祖可謂善處勝矣佗人勝則益奢高祖勝而愈儉

六月丁卯周主邕東巡秋七月丙戌幸洛州

洛州治洛陽

八月壬寅議

定權衡度量頒之於四方初魏虜西涼之人

西涼謂河西自沮渠氏據河西稱涼王朱

文帝元嘉十六年魏太武帝擊而虜之

沒爲隸戶齊氏因之仍供廩役周主滅齊欲

施寬惠詔曰罪不及嗣古有定科雜役之徒獨異常憲一從罪配

百代不免罰既無窮刑何以措凡諸雜戶悉放爲民自是無復雜

戶甲子鄭州獲九尾狐已死獻其骨周主曰瑞應之來必彰有德

若五品時敘四海和平乃能致此今無其時恐非實錄命焚之九

月戊寅周制庶人已上唯聽衣綢綿綢絲布圓綾紗絹綃葛布等

九種

綢與紬同太絳紺也綿綢新綿爲之今淮人能織綿綢繁厚耐久服絲布以絲裨布縷織之今謂之兼絲布圓綾土綾也

亦謂之花綃紗方目紗也綃縑也細絲縑縑生絲縑葛葛越宜夏服布縑麻若紵為之 餘悉禁之朝祭之服

不拘此制冬十月戊申周主如鄴 上聞周人滅齊欲爭徐兗此

禹迹存兗二州之地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濟河惟兗州四之九州青州得沂泗淮三水兗州得大野無復徐州矣今之徐州春秋宋地左傳圍宋彭城是也秦屬泗水郡漢屬沛郡彭城矣詔南兗州刺史司空吳明徹督諸軍伐之以其世子戎昭將軍惠覺攝行州事

明徹軍至呂梁周徐州總管梁士彥帥眾拒戰戊午明徹擊破之士彥嬰城自守明徹圍之帝銳意以為河南指麾可定中書通事

舍人蔡景歷諫曰師老將驕不宜過窮遠略魏黃初中中書置通事江左令舍人通事謂之通事舍人掌呈奏案又掌詔命陳氏得

國國之通事並由中書省有中書舍人五人分掌二十一局事各當尚書諸曹並為上司總國帝怒以為沮眾出為豫章內史未行

有飛章劾景歷在省贓污狼籍坐免官削爵土 周改葬德皇帝

於冀州

宇文肱者宇文泰之父也從鮮于脩禮攻定州戰死于唐河武成初追諡懿皇帝其地在齊未得改葬平齊之後乃

得改葬于冀州

周主匡服縗哭於太極殿百官素服周人誣溫公高緯

與立州刺史穆提婆謀反并其宗族皆賜死眾人多自陳無之高

延宗獨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唯緯弟仁英以清狂仁雅

以瘡疾得免

漢張敞奏言昌邑王賀請狂不惠薛林曰凡狂者陰陽廉盡而今此人不狂似狂故言清狂或曰色理清

餘而心不慧故曰清狂清狂如今白癡也徙於蜀其餘親屬不殺者散配西土皆死於

邊裔周主以高潛妻盧氏賜其將斛斯徵盧氏蓬首垢面長齋不

言笑徵放之乃為尼齊后妃貧者至以賣燭為業十一月壬申

周立皇子完為道王

道古國名春秋有江黃道柏

兌為蔡王癸酉周遣上大

將軍王軌將兵救徐州初周人敗齊師於晉州齊勝逐北齊人

所棄甲仗未暇收斂稽胡乘閒竊出竝盜而有之乃立劉蠡升之

孫沒鐸爲主劉益升爲高歡所滅見一百一十七卷梁武帝大同元年號聖武皇帝改元石平

周人既克關東將討稽胡議欲窮其巢穴齊王憲曰步落稽種類

既多又山谷險絕王帥一舉未可盡除且當翦其魁首餘加慰撫

周主從之以憲爲行軍元帥督諸軍討之行軍元帥始此至馬邑分道俱

進沒鐸分遣其黨天柱守河東穆支守河西據險以拒之此西河

河東河西也憲命譙王儉擊天柱滕王迥擊穆支並破之斬首萬餘級

趙王招擊沒鐸禽之餘眾皆降周詔自永熙三年以來東土之

民掠爲奴婢及克江陵之日良人沒爲奴婢者並放爲良又詔後

宮唯置妃二人世婦二人御妻三人此外皆減之周主性節儉常

服布袍寢布被無金寶之飾諸宮殿華綺者皆撤毀之後宮嬪御

不過十餘人勞謙接下自彊不息每行兵親自行陳步涉山谷置

人所不堪平齊之役見軍士有跣行者親脫靴以賜之每宴會將士必自執杯勸酒或手付賜物而明察果斷用法嚴峻由是將士畏威而樂爲之死 己亥晦日有食之 周初行刑書要制持杖羣強盜賊一匹以上不持杖羣強盜五匹以上監臨主掌自盜二十匹以上小盜及詐請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長隱五戶及土丁以上隱地三頃以上者皆死 十二月戊申新作東宮成太子徙居之 庚申周主遷如并州徙并州軍民四萬戶於關中戊辰廢并州宮及六府 高寶甯自黃龍上表勸進於高紹義紹義遂稱皇帝改元武平以寶甯爲丞相突厥佗鉢可汗舉兵助之

大建十年

周宇文贊宣政元年後梁蕭瑀天佑十七年

春正月壬午周主遷如鄴辛

卯如懷州

懷州治河內郡野王

癸巳如洛州置懷州宮

二月甲辰周譙孝

王儉卒 丁巳周主還長安 吳明徹圍周彭城迨清水以灌

之環列舟艦於城下攻之甚急王軌引兵輕行據淮口

淮口清水入淮之口

卽清口也結長圍橫流豎木以鐵鎖貫車輪數百沈之清水

卽道元曰清水卽泗水

水之以遏陳船歸路軍中惴懼譙州刺史蕭摩訶言於明徹曰聞

王軌始鎮下流其兩頭築城今尙未立公若見遣擊之彼必不敢

相拒水路未斷賊勢不堅彼城若立則吾屬必爲虜矣明徹奮髯

曰攀旗陷陳將軍事也長算遠略老夫事也摩訶失色而退一旬

之間水路遂斷周兵益至諸將議破堰拔軍以舫載馬而去馬主

裴子烈曰若破堰下船船必傾倒不如先遣馬出時明徹苦背疾

甚篤蕭摩訶復請曰今求戰不得進退無路若潛軍突圍未足爲

恥願公帥步卒乘馬舉徐行摩訶領鐵騎數千驅馳前後必當使

公安達京邑明徹曰弟之此策乃良圖也然步軍旣多吾爲總督
必須身居其後相帥兼行弟馬軍宜在前不可遲緩摩訶因帥馬
軍夜發甲子明徹決堰棄水勢退軍翼以入淮至清口水勢漸微
舟艦並礙車輪不復得過王軌引兵圍而蹙之眾潰明徹爲周人
所執將士三萬并器械輜重皆沒於周蕭摩訶以精騎八十居前
突圍眾騎繼之比旦達淮南與將軍任忠周羅睺獨全軍得還初
帝謀取彭汴以問五兵尙書毛喜彭汴謂彭城汴水之地對曰淮左新平邊
民未輯周人始吞齊國難與爭鋒且棄舟楫之工踐車騎之地徐
地之四平車去長就短非吳人所使臣愚以爲不若安民保境見
騎便於馳突兵結好斯久長之術也及明徹敗帝謂喜曰卿言驗於今矣卽日
召蔡景歷復以爲征南諮議參軍初蕭摩訶之突圍也於陳墮馬

卷之四 宣帝本紀 廿年

周人攢稍刺之周羅睺救之拔摩訶於重圍之內勇冠三軍周師

乃退帝賞其功時參宴席羅睺頗能賦詩得韻即成帝更異之曰

周將軍武士詩每先成文士何反後也都官尙書孔範對曰周羅

睺執筆制詩還如上馬入陳不在人後自是益見視重周主封侯

明徹爲懷德公懷德郡公五代志巴東郡武甯縣後周置南都郡壽陽縣詩改郡曰懷德縣曰武甯位大將

軍明徹憂憤而卒 乙丑周以越王盛爲大冢宰 三月戊辰周

於蒲州遊宮廢同州及長春二宮同州治馮翊宇文泰輔魏多居同州其後受魏禪遂以同州置

別宮長春宮在朝邑馮翊之屬縣也是宮蓋亦宇文所置 甲戌周主邕初服常冠以阜紗全

幅向後襍髮仍裁爲四腳今之幘頭始此制微有不同耳杜佑曰後漢士王公鄭未以幅巾爲制用全幅

阜而向後襍髮謂之頭巾俗人因號 丙子命中軍大將軍開府

儀同三司溫子昇爲大都督總水陸諸軍事鎮西將軍孫瑒都督

荆郢諸軍平北將軍樊毅都督清口上至荆山緣淮諸軍甯遠將

軍任忠都督壽陽新蔡霍州諸軍以備周此新蔡在弋陽郡界五代志梁置平高新蔡新

城三郡於殷城後齊置新蔡郡於固始二縣皆屬弋陽乙酉大赦壬辰周改元宣政

夏四月庚申突厥寇周幽州殺掠吏民戊午樊毅遣軍渡淮北

對清口築城壬戌清口城不守五月己丑周主賁帥諸軍伐突

厥遣柱國原公姬願原古國名東平公神舉等將兵五道俱入癸巳周

主不豫畱止雲陽宮五代志京兆郡雲陽縣後周置雲陽郡蓋亦置別宮於此丙申詔停諸軍

驛召宗師宇文孝伯赴行在所後周置宗師之官蓋掌諸宗室杜佑曰宗師屬天官中大夫也五命

小宗師下周主執其手曰吾自量必無濟理以後事付君是夜授

孝伯司衛上大夫總宿衛兵又令馳驛入京鎮守以備非常六月

丁酉朔周主疾甚還長安是夕殂年二十六周主沈毅有謀且克

己勵精聽覽不怠凡布懷行立皆欲踰越古人以海內未康銳情
教習破齊之後遂欲窮兵極武平突厥定江南一二年閒使天下
一統惜乎天奪其年不遂其志也戊戌太子贊卽位尊皇后阿史
那氏爲皇太后周主初立卽逞奢欲大行在殯會無戚容捫其杖
痕大罵曰死晚矣閱視高祖宮人逼爲淫欲超拜吏部下大夫鄭
譯爲開府儀同大將軍內史中大夫委以朝政己未葬武皇帝於
孝陵廟號高祖旣葬詔內外公除周主及六宮皆議卽吉京兆郡
丞樂運上疏以爲禮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畢至全葬期旣促
事訖卽除支軌之內奔赴未盡鄰境遠聞使猶未至若以喪服受
弔不可旣吉更凶如以元冠對使未知此出何禮進退無據愚臣
竊所未安不從

自丁酉至己未二十三日而葬太速矣

周主以齊煬王寇厲尊望重

忌之謂宇文孝伯曰公能爲朕圖齊王當以其官相授孝伯叩頭
曰先帝遺詔不許濫誅骨肉齊王陛下之叔父功高德茂社稷重
臣陛下若無故害之臣又順旨曲從則臣爲不忠之臣陛下爲不
孝之子矣周主不懌由是疏之乃與開府儀同大將軍于智鄭譯
等密謀之使智就宅候憲因告憲有異謀甲子周主遣宇文孝伯
語憲欲以憲爲太師憲辭讓又使孝伯召憲曰晚與諸王俱入既
至殿門憲獨被引進周主先伏壯士於別室至卽執之憲自辯理
周主使于智證憲憲目光如炬與智相質或謂憲曰以王今日事
勢何用多言憲曰死生有命甯復圖存但老母在堂恐留茲恨耳
因擲笏於地遂縊之周主召憲僚屬使證成憲罪參軍勃海李綱
誓之以死終無撓辭有司以露車載憲尸而出

車無帷蓋
曰露車

故吏皆

散唯李綱撫棺號慟躬自瘞之哭拜而去又殺上大將軍王興上
開府儀同大將軍獨孤熊開府儀同大將軍豆盧紹皆素與憲親
善者也周主既誅憲而無名乃云與興等謀反時人謂之伴死以
于智爲柱國封齊公以賞之憲太祖第五子也性通敏有度量雖
在童龀而神采巋然生有至性母舊患風熱屢經發動憲衣不解
帶扶持左右憲或東西從役每心驚其母必有疾乃馳使參問果
如所慮憲長於將略齊國之平皆其功也威名旣盛潛思屏退故
高祖之伐突厥託疾不從而竟死於嗣子之猜忌君子悲之 閏
月乙亥周主疊立妃楊氏爲皇后 辛巳周以趙王招爲太師陳
王純爲太傅 齊范陽王紹義聞周高祖殂以爲得天助幽州人
盧昌期起兵據范陽迎紹義紹義引突厥兵赴之周遣柱國東平

公神舉將兵討昌期紹義聞幽州總管出兵在外欲乘虛襲薊神

舉遣大將軍宇文恩將四千人救之牛爲紹義所殺會神舉克范

陽擒昌期紹義聞之素服舉哀還入突厥高寶甯帥夷夏數萬騎

救范陽至潞水

水經註鮑邱水出集夷北塞中俗謂之大榆河南過潞縣爲潞水

聞昌期死還據

黃龍

秋七月周主賢享太廟丙午祀園丘戊申祀方丘

按五代志周祭

園丘及南郊並正月上辛今用七月丙午非舊制

庚戌周以小宗伯斛斯微爲大宗伯

徵博涉羣書尤精三禮兼解音律自魏孝武西還雅樂廢缺徵博

採遺逸稽諸典故創新改舊方始備焉又樂有鐸于者近代絕無

此器或有自蜀得之皆莫之識徵見之曰此鐸于也眾弗之信徵

遂依干寶周禮註以芒筒將之其聲極振眾乃歎服徵遂取以合

樂焉高祖以徵治經有師法令教授皇太子與諸皇子等咸服青

矜行束脩之禮受業於徵仍竝呼徵爲夫子徵旣爲大宗伯周主
贊皆虐日甚徵自以荷高祖重恩嘗被位師傅乃上疏極諫周主
不納復爲鄭譚所譖遂下徵獄獄卒張元哀之乃以佩刀穿獄牆
而出之元被捫拷百數終無所言周主大怒購之甚急御正上大
夫趙鼎素與徵不協密奏曰徵自以負罪深重懼死遁逃若不北
竄匈奴則南投吳越無益聖朝不如赦之以明覆載之恩周主從
之徵賴以獲免而與終身不以自鳴 壬戌周以亳州總管楊堅
爲上柱國大司馬 五代志譙郡後魏置南兗州後周置總管府後改曰亳州 癸酉周主尊
所生母李氏爲帝太后 八月丙戌周主祭西郊壬申如同州以
大司徒杞公亮爲安州總管上柱國長孫覽爲大司徒楊公王誼
爲大司空丙戌以永昌公椿爲大司寇 九月己巳立方明壇於

婁湖戊申以楊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爲王官伯臨盟百官

周禮司盟享盟

載之禮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北面詔明神既盟則
貳之忽元注曰有疑不協也明神之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也
禮加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詔之言讀其載書以告之也貳之
者寫其副當以授六官陳祥道曰諸侯親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
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於其上親禮方明者木也方四
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元下黃設六玉上圭
下璧南方璋西方琥東方圭北方璜鄭氏曰方明者上下四方神
明之象也會同而盟明神鑒之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官以
蒼璧下官以黃琬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設
玉者刻其木以著之王官伯者古者天子盟諸侯使天子之老蒞
之如春秋踐土之盟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是之謂
王官伯時彭城喪師陳人通國上下搖心故爲是盟

庚戌周主

贊封其弟元爲荆王 周出其掌朝下大夫劉行本爲河內太守

行本性剛烈有不可奪之志武帝時自御正中士遷爲掌朝周代

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視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以進之及

行本爲掌朝將進筆於武帝承御欲收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

武帝驚問其故行本對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承御之不得
取臣筆猶臣之不得佩承御刀也武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其職
及周主贊嗣位多失德以行本切諫忤旨乃出守河內行本璠之
兄子也 周主贊詔諸應拜者皆以三拜成禮三拜成禮用夷禮也 甲寅

上幸婁湖誓眾乙卯分遣大使以盟誓班下四方上下相警戒

冬十月癸酉周主贊還長安以司空王諒為襄州總管

五代志襄陽郡

江左舊置雍州
舊魏改曰襄州

戊子以尚書左僕射陸績為尚書僕射

十一

月突厥寇周邊圍酒泉殺掠吏民 十二月甲子周以畢王賢為

大司空 己丑周以河陽總管滕王逌為行軍元帥帥眾入寇

紀太建十一年

周宇文贊大成元年宇文贊大
象元年後梁蕭臨天保十八年

春正月癸巳周主

賢受朝於露門

露門疑當作路門路
大也蓋周之外朝也

始與羣臣服漢魏衣冠大赦

改元大成置四輔官以大家宰越王盛爲六前疑相州總管蜀公尉遲迥爲大右弼申公李穆爲大左輔大司馬隨公楊堅爲大後丞周主之初立也以高祖刑書要制爲太重而除之又數行赦宥京兆郡丞樂運上疏以爲虞書所稱眚災肆赦謂過悞爲害當緩赦之呂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謂刑疑從罰罰疑從免也謹尋經典未有罪無輕重溥天大赦之文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馬之委轡不赦者瘞疽之礪石又曰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吳漢遺言猶云唯願無赦王符著論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有大尊豈可數施非常之惠以肆茲宥之惡乎周主不納旣而民輕犯法又自以奢淫多過失惡人規諫欲爲威虐懼服羣下乃更爲刑經聖制考異曰周帝紀行刑經聖制在八月按隋元龜傳樂運之諫因嚴納說得免及王軌之死嚴遂廢於家今運書已有更嚴前制之語

然則行刑徑用法益深大醜於正武殿告天而行之密令左右伺

察羣臣小有過失輒行誅譴又居喪纔踰年輒恣聲樂魚龍百戲

常陳殿前五代志齊武平中有魚龍湖漫俳優侏儒山車巨象扶井雜瓜瓞馬刺驢等奇怪異端百有餘物名爲百戲

累日繼夜不知休息多取美女以實後宮增置位號不可詳錄遊

宴沈湎或旬日不出羣臣請事者皆因宦者奏之於是樂運輿輓

詣朝堂陳周主八失其一曰內史御正職在弼諧皆須參議共治

天下大尊比來事多獨斷尊恣已心請參諸宰輔與眾共之其二

曰內作色荒古人重誠大尊初臨四海德惠未洽先搜美女以實

後宮儀同以上女不許輒嫁貴賤同怨聲溢朝野請欲嫁之女勿

更禁之其三曰天子未明求衣猶恐萬機不理大尊一入後宮數

日不出所須聞奏多附宦官請準高祖居外聽政其四曰罰無定

刑則天下皆懼政無常法則民無適從豈有下詔寬刑未及半年更嚴前制請遵輶典竝依大律其五曰高祖斷雕爲朴本欲傳之萬世今崩未踰年而遽窮奢麗成父之志義豈然乎請興造之制務從卑儉其六曰都下之民徭賦稍重必是軍國之要不敢憚勞豈容朝夕徵求以奉俳優角抵凡此無益之事請竝停罷其七曰近見有詔上書字誤者卽治其罪假有忠諫之人欲陳時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義無假手脫有舛謬便陷嚴科是鉗天下之口杜獻書之路請停此詔天下幸甚其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獲福今元象坐誠此亦興周之祥大尊雖減膳撤懸未盡銷譴之理誠願諮諏善道修布德政則天變可除鼎業方固若不革茲八事臣見周廟不血食矣周主大怒將殺之朝臣恐懼莫有

救者內史中大夫洛陽元嚴歎曰賊洪同死人猶願之

陳容願與賊洪同死

事見六十一卷漢獻帝興平三年況比干乎若樂運不免吾將與之俱斃乃詣閤

請見曰樂運不顧其死欲以求名陛下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

周主頗感悟明日召運謂曰朕昨夜思卿所奏實為忠臣賜御食

而罷之 癸卯周立皇子闡為魯王

魯帝諱衍後改名闡

甲辰周主齊東巡

以許公宇文善為大宗伯戊午周主至洛陽立魯王闡為皇太子

二月癸亥上耕藉田 周下詔以洛陽為東京發山東諸州兵

治洛陽宮常役四萬人徙相州六府於洛陽 周徐州總管王軌

聞鄭譯用事自知及禍謂所親曰吾昔在先朝實申社稷至計今

日之事斷可知矣此州控帶淮南鄰近疆寇欲為身計易如反掌

但忠義之節不可虧違況荷先帝厚恩豈可以獲罪嗣主遽忘之

耶正可於此待死冀千載之後知吾此心耳周主贊從容問譯曰

我腳杖痕誰所爲也對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烏丸軌

王軌蓋賜姓烏丸氏故稱

之譯又因言軌將須事

改正通鑑原文云事由烏丸軌宇文孝伯因言軌將須事胡身之乃誤認因言將須

事也宇文孝伯之言遂爲之註曰宇文孝伯何爲出此言也欲自求免死耶然終於不免也行初次讀之深用疑焉以爲假孝伯地

下有武帝之言則恐得有藉軌之事果若有之則周主必喜之矣何爲卽賜之死因深歎盡信書之不如無書也及考周書宇文孝

伯傳則云帝既追憾被杖乃問譯曰我脚上杖痕誰所爲也譯答曰事由宇文孝伯及王軌譯又因說王軌手須事通鑑但顧宇文

孝伯於王軌之下耳亦未嘗謂將須之言出自孝伯之口也此由身之之誤遂使孝伯忠信之士蒙譴于千載故特因周書改正其

辭且刪去胡註

以白孝伯之冤周主使內史杜慶信就州殺軌元嚴不可署詔御

正中大夫顏之儀切諫周主不聽嚴進繼之脫巾頓顙三拜三進

周主曰汝欲黨烏丸軌耶嚴曰臣非黨軌正恐濫誅失天下之望

周主怒使閹豎搏其面軌遂死嚴亦廢於家遠近知與不知皆爲

軌流涕之儀之推之弟也周主之爲太子也上柱國尉遲運爲宮

正

此太子宮正也

數進諫不用又與王軌宇文孝伯宇文神舉皆爲高祖

所親待太子疑其同毀已及軌死運懼私謂孝伯曰吾徒必不免
禍爲之奈何孝伯曰今堂上有老母地下有武帝爲臣爲子知欲
何之且委質事人本徇名義諫而不入將焉逃死足下若爲身計
宜且遠之於是運求出爲秦州總管它日周主託以齊王庶事讓
孝伯曰公知齊王謀反何以不言對曰臣知齊王忠於社稷爲羣
小所譖言必不用所以不言且先帝付囑微臣唯令輔導陛下今
諫而不從實負顧託以此爲罪是所甘心周主大慙俛首不語命
將出賜死于家時宇文神舉爲并州刺史遣使就州酖殺之尉遲
運至秦州亦以憂死 周龍南伐諸軍 突厥陀鉢可汗請和於

周周主贊以趙王招女爲千金公主妻之且命執送高紹義陀鉢
不從 辛巳周主贊傳位於太子闡大赦改元大象自稱天元皇

帝所居稱天臺寔二十四旒車服旂鼓皆倍於前王之數皇帝稱

正陽宮置納言御正諸衛等官

保定四年改宗伯爲納言此納言似隋官之納言爲門下省長官諸

衛等官左右宮伯小宮伯左右中侍左右侍左右前侍左右後侍左右騎侍左右宗侍左右庶侍左右勳侍左右武伯小武伯左右武賁左右族賁左右射聲左右驍騎左右羽林左右游擊也皆準天臺尊皇太后爲天元皇太

后天元既傳位驕侈彌甚務自尊大無所顧憚國之饑典率情變

更每對臣下自稱爲天用樽彝珪璣以飲食

周禮有六尊六彝尊有器而彝有角斚元

日彝亦尊也鬱鬯日彝彝法也言以尊之法鄭眾曰於圭頭爲器可以挹也祿祭謂之瓚

令羣臣朝天臺者致

齋三日清身一日既自比上帝不欲羣臣同己常自帶綬冠通天

冠加金附蟬額見侍臣升上有金蟬及王公有綬者並令去之

五代

志古者君臣佩玉緩者所以貫佩相承受也又上下施設如嚴肅
五霸之後戰兵不息佩非兵器數非戰儀於是解去佩數留其繁
緩而已數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於褱又謂之綬周制皇帝組
綬以蒼以青以朱以黃以白以元以纁以紅以紫以纁以碧以綠
十有二色諸王及三公九色自黃以下王公以下以差降綬通天
冠古制高九寸正豎頂少斜卻乃直下鐵爲卷梁前有展箭冠前
加金博山述加金附蟬者乃不聽人有天高上大之稱官名有犯
侍中中常侍所冠武弁也皆改之改姓高者爲姜九族稱高祖者爲長祖凡稱上及大者改
爲長又令天下車皆以渾木爲輪禁天下婦人不得施粉黛自非
宮人皆黃眉黑妝每召侍臣議論唯欲興造變革未嘗言及政事
游戲無常出入不節羽儀仗衛晨出夜還陪侍之官皆不堪命自
公卿以下皆被楚撻每搢人皆以百二十爲度謂之天杖其後又
加至二百四十宮人內職亦如之后妃嬪御雖被寵幸亦多杖背
於是內外恐怖人不自安皆求苟免莫有固志重足累息以逮於

終 癸未日初出及將入時其中竝有鳥大如雞卵經四日滅

戊子周以越王盛為太保尉遲迥為大前疑代王達為大右弼辛

卯徙鄴城石經於洛陽

漢靈帝時蔡邕立石經於大學講堂前一日立於鴻都門魏正始中又立古篆隸三

字石經高麗遷之於詔河陽幽相豫寧齊徐七總管竝受東京六

府處分三月庚申天元還長安大陳軍伍親撰甲冑入自青門周

主闢備法駕以從

青門漢長安城東出南來第三門也門色青故名青門法駕次于大駕

夏四月

戊朔立妃朱氏為天元帝后后吳人本出寒微生周主長於天元

十餘歲疏賤無寵以周主故特尊之己巳周主祀太廟壬午大醺

於正武殿五月以襄國郡為趙國濟南郡為陳國武當安富二郡

為越國上黨郡為代國新野郡為滕國邑各萬戶

食邑各有實土安富疑當作安

福五代志新陽郡武當縣舊置武當郡南陽郡之新陽縣舊曰棘陽舊新野郡令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

代王達滕王道竝之國隨公楊堅私謂大將軍汝南公慶曰天元
實無積德視其相貌壽亦不長又諸藩微弱各令就國會無深根
固本之計羽翮既翦何能及遠哉慶神舉之弟也 癸丑有流星

大如斗斗出太微落落如遺火 突厥寇周并州六月周發山東

諸民修長城修齊所築長城也齊築長城見一百六十六卷梁敬帝太平元年 是月周咸陽有

池水變成血 秋七月庚寅周以楊堅爲大勸疑柱國司馬消難

爲大後丞 辛卯初用大貨六銖錢五代志梁武帝鑄錢肉好周郭文曰五銖而又別鑄除其

肉郭謂之女錢二品竝行百姓或私以古錢交易有直百五銖五

銖女錢太平百錢定平一百五銖惟錢五銖對文等號輕重不一

天子額下詔書非新鑄二種之錢竝不計用而私用益甚至普通

中乃鑄盡罷銅錢更帶鐵錢人以鐵錢易得竝皆私鑄大同已後

所在鐵錢如邱山錢陌所在不等至于末年陌益少以三十五爲

陌陳初承喪亂之後鐵錢不行始梁末又有兩柱錢及鷲眼錢兩

柱重而鷲眼輕雜而用之其價同私家多鑄錢又開以錫銀兼以

東帛爲貨至文帝天嘉五年改鑄五銖初出當鷲眼之十至是又

鑄大貨六銖以一貨五銖之十後遂當一人
皆不以爲便未幾帝崩遂廢六銖而行五銖 丙申周納司馬消

難女爲正陽宮皇后 己酉周尊天元帝太后李氏爲天皇太后

壬子改天元帝后朱氏爲天皇后立妃元氏爲天右皇后陳氏爲

天左皇后凡四后云元氏開府儀同大將軍晟之女陳氏大將軍

山提之女也
陳山提爾朱兆蒼頭也見一百五十六卷梁武帝中大通五年 八月庚申天元如同

州 丁卯上閱武於大壯觀命都督任忠帥步騎十萬陳於元武

湖都督陳景帥樓艦五百出瓜步江振旅而還 壬申周天元還

長安甲戌以陳山提元晟並爲上柱國 戊寅上還宮豫章內史

南康王方泰在郡秩滿縱火延燒邑居因行暴掠驅錄富人徵求

財賄止閱武方泰當從啟稱母疾不行而微服往民間淫人妻爲

州所錄
州謂揚州也 又帥人仗抗拒傷禁司
禁司掌禁防姦非者 爲有司所奏上

大怒下方泰獄免官削爵土尋而復舊 辛巳癸亥犯南斗第五

星 壬午周以上柱國畢王賢為太師郇公韓業為太宰韓 是

月周地所在有蟻羣鬪各方四五尺死者十八九 九月乙卯周

以鄧王貞為大冢宰以鄧公章孝寬為行軍元帥帥行軍總管杞

公亮卿公梁士彥寇淮南仍遣御正杜泉禮部辭歸來聘 冬十

月壬戌周天元幸道會苑大醺以高祖配醺初復佛像及天尊像

天元與二像俱南而坐大陳雜戲令長安士民縱觀 甲戌以尚

書僕射陸縵為尚書左僕射 十一月辛卯大赦 周章孝寬分

遣杞公亮自安陸攻黃城梁士彥攻廣陵 分兩路進兵以攻淮甲

午士彥至肥口 肥水入淮之口 乙未周天元如溫湯 即驪山溫湯在驪山西北十道志曰

溫泉有三所其一處即黃 戊戌周軍進圍壽陽 周天元如同

堂石井後周宇文護所造

州 詔開府儀同三司南兗州刺史潘子量爲上流水軍都督中

領軍樊毅都督北討諸軍事左衛將軍任忠都督北討前軍事前

豐州刺史皋文奏帥步騎三千趣陽平郡五代志建安郡陳留豐州江都郡安宜縣置

陽平郡壬寅周天元還長安 癸卯任忠帥步騎七千趣秦郡

丙午仁威將軍魯廣達帥眾入淮是日樊毅將水眾二萬自東關

入焦湖九域志巢磯亦謂之焦湖樊毅水軍欲自此湖向合肥武毅將軍蕭摩訶帥步騎趣

歷陽戊申周韋孝寬拔壽陽杞公亮拔黃城梁士彥拔廣陵辛亥

又取霍州癸丑以揚州刺史始興王叔陵爲大都督總水步眾軍

丁巳周鑄永通萬國錢一當千與五行大布及五銖三品並行

十二月戊午周天元以災異屢見舍仗衛如天興宮百官上表

勸復寢膳甲子還宮御正武殿集百官及官人因外命婦外命婦五命以

上官之 大列伎樂初作乞寒胡戲杜佑曰乞寒者本西國外藩之樂也新唐書唐國之俗十一月

鼓舞乞寒以水交潑 乙丑南北充晉三州五代志不載北兗州所治同安郡梁置

為樂其戲亦入中國 州後改曰晉州後齊 及盱眙山陽陽平馬頭秦歷陽沛北譙南梁

等九郡民竝自拔還江南考異曰陳紀九郡作九州按字誤五代志江都永福縣舊曰沛梁置

二郡及涇州陳廢州併二郡為沛郡全椒郡梁置北譙郡南梁郡自宋志有之不知其實土所在梁天監二年遷道根以南梁太守

成阜陵蓋自是為實土 周又取譙北徐州譙州治渦陽在譙郡山桑縣北徐州置於琅邪郡 自是江

北之地盡沒於周 周天元如洛陽親御驛馬日行三百里四

后及文武侍衛數百人竝棄驛以從仍令四后方駕齊驅或有先

後輒加譴責人馬頓仆相屬於道 癸酉遣平北將軍沈恪電威

將軍裴子烈鎮南徐州開遠將軍徐道奴鎮柵口柵口柵江口 前信州

刺史楊寶安鎮白下戊寅以中領軍樊毅都督荆郢巴武四州水

陸諸軍事

五代志前郡公安縣陳置荆州江夏郡置鄂州巴陵郡置巴州武陵郡置武州

己卯周天元

還長安

貞毅將軍汝南周法尙與長沙王叔堅不相能叔堅譖

之於上云其欲反上執其兄定州刺史法僧發兵將擊法尙法尙

奔周周天元以爲儼同大將軍順州刺史

五代志漢東郡順義縣西北置順州

上遣

將軍樊猛濟江擊之法尙遣部曲督韓朗詐降於猛曰法尙部兵

不願降北人皆竊議欲叛還若得軍來自當倒戈猛以爲然引兵

急趨之法尙陽爲畏懼自休江曲

江曲江水之曲

戰而僞走伏兵邀之猛

僅以身免沒者幾八千人

周司宗中大夫庾信卒信字子山幼

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

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梁中大通中信與徐陵竝爲東宮抄撰學

士既各有盛才文竝綺豔故世號爲徐庾體焉累遷通直散騎常

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爲鄴下所稱信在北惟愛溫子昇寒山寺碑還南人問北方何如信曰惟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耳其爲梁元帝聘于魏也屬魏師南侵遂留長安江陵陷仕魏爲儀同三司及孝閔帝踐祚累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俄拜洛州刺史爲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而信及王褒獨留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附錄其辭日勢以戊辰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削余乃置身荒谷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興道消窮於甲戌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轉憂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流涕昔在君山之志事杜元凱之生平故有著書成能自序潘岳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多陳世德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執事旋離至于暮齒點數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畏南山之雨忽變秦庭讀東海之流蓬積月累下亭漂泊泉橋羈旅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追

惟此賦聊以記言不無危苦之辭惟以悲哀爲主日暮途遠人開
何世將軍一去人樹旗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剝壁睨柱爰連賊
兩見欺欺者橫階抹珠璣而不定劍儀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
行人唐守西河之館申包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振裘加
之以血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華亭嘆鶴豈河橋之可聞孫策
以天下爲三分張翼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八千遂乃分
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卷甲芟夷新伐如草木焉
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藩籬之固頭會箕歟者合從締交鉅接
蘇幹者因利乘會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足知并吞六合
不免軼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崩頽旣履危
亡之運春秋迭化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倖愴傷心者矣
況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槎可上風飄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
者欲達其言勞者須取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
見而陋之固其宜矣我之尊庾承周以世功而爲族經邦佐漢用
論道而當官稟嵩華之玉石潤河洛之波瀾居負洛而重世邑臨
河而晏安遠永嘉之艱虞始中原之乏主民枕倚于牆壁路交黃
於豺虎直五馬之南奔逢三星之東聚彼陵江而建國始播遷於
吾祖分南陽而陽田裂東嶽而胙土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
將水木交運山川崩竭家有直道人多全節訓子見子純深弟君
彰于義烈新野有生祠之廟河南有胡書之碣況乃少微真人天
山逸民階庭空谷門巷蕭輪移談講樹就的書筠降生世德載誕
貞臣文詞高于甲觀模楷盛于漳濱嗟有道而無鳳歎非時而有

麟既發回之最歷終不悅于仁人王子洛濱之歲蘭成射策之年
始含香於建禮仍矯翼于崇賢游海雷之講肆齒明離之問筵既
傾蓋而酌海遂側管以窺天方塘水白釣渚池圓侍戎韜於武帳
懸雅曲於文經乃解懸而通籍遂崇文而會武居笠載而率兵出
蘭池而典午論兵於江漢之君其主於西河之主於時朝野歡娛
池臺鐘鼓里爲冠蓋門成鄒魯連茂苑於海陵跨橫塘于江浦市
門則鞭石成橋南陌則清湖爲柱樹則園植萬株竹則家封千戶
西賁浮玉南縣沒羽吳飲越吟荆豔楚舞草木之精華賜魚龍之
得風雨五十年中江表無事王猷爲和親之侯功超爲定遠之使
馬武無預于兵甲馮唐不論于將帥豈知山嶽然江湖濤湧漁
陽有閭左戍卒離石有將兵都尉天子方刪詩書定禮樂設重雲
之講閣士林之學談劫燒之灰飛癘常星之夜落地平魚齒城危
張角臥刁斗于策陽射龍媒于平樂宰禽以干戈爲兒戲探紳以
清談爲廟略棄潢水而聚船取奔駒以朽索小人則將及水火君
子則方成爰鵲傲軍不能夢鹽池之賦阿膠不能止黃河之濁既
而動魚頰尾四郊多壘殿押江鴻宮鳴野雉湛虛去國餘皇失水
見波髮於伊川知其時爲戎矣彼姦逆之謀久矣而致命大
則有彘有鯢小則爲梟爲梟其牛羊之力凶其水草之性非玉
燭之能調豈瓊幾之可正值天下之無爲尚有欲于焉縻飲其瓊
燭之酒賞其虎豹之皮見胡桐於大夏識烏卵于條支刻牙密膈
鹿耳清吹燈九鼎而欲問三山而遂窺姑則王子召戎姦臣介
甫既官政而離邊遂師言而推說望廷尉之連囚反淮南之窮送

乘秋泉之蒼鳥起橫江之田獸地則石鼓鳴山天則金精動嶺北
關認吟東陵峙關爾乃傑點構扇意陵後旬擁氣望于黃圖填廬
山於赤縣青袍如草白馬如練天子履端廢朝單于長圍高宴兩
觀當戟千門受箭白虹貫日蒼鷹擊殿鼓趙夏臺之禍迷視荒城
之變官守無奔問之人于威非平戎之戰陶侃則空裝米船顧榮
則虛搖羽扇將軍死後路絕重圍登時星落書逐寫飛送乃韓分
道裂鼓以旗折失羣班馬迷輪亂帳猛士嬰城謀臣卷舌昆陽之
戰象走林常山之陣地奔穴五郡則兄弟相悲三州則父子離別
護軍慷慨忠能死節三世爲將終于此滅濟陽忠壯身參末將兄
弟三人義齊俱唱主辱臣死名存身喪狄人歸元三軍悽愴向背
多算守備是長雲梯可拒地道能防有齊將之閉壁無燕師之臥
縉人半去矣人之云亡申子奮發勇氣咆勃資總元戎身先士卒
冒落僊門兵填馬窟屢犯通中頻遭剋討功業夭枉身名埋沒或
以卑翼踞虎成威狐假雷震鋒鏑脂膏原野兵弱虜盛城孤氣寡
聞鶴唳而虛驚聽笳鳴而淚下據神亭而亡戟臨橫江而棄馬崩
於鉅鹿之沙碎於長平之瓦於是桂林頓覆長洲驟崩潰潰淋漓
茫茫慘澹天地離明神人怨酷晉師靡依晉衛不睦競動天關爭
回地軸探雀穀而未飽待熊蹯而詎熟乃有車劍郭門筋懸廟屋
鬼同曹社之謀人有秦庭之哭余乃假刻璽于關塞稱使者之訓
對逢鄂坂之譏兼直形門之征稅森白馬而不前策青驥而轉礙
吹落葉之扁舟飄長帆於上游波踞牙而鉤爪又巡江而習流排
青龍之戰艦關飛鶴之船樓張遼臨於赤壁王濬下於巴邱乍風

驚而射火或箭電而回舟未辨發于黃蓋已先沈于杜侯落帆黃
鶴之浦藏船鸛鷀之洲路已分于湘漢星猶看于斗牛若乃陰陵
失路釣臺斜趣望赤岸而沾衣騰鳥江而不度雷池欄浦鵲陵焚
成旅舍無煙巢禽失樹謂荆衡之杞梓庶江漢之可恃淮海難揚
三千餘里過漂楫而寄食託蘆中而渡水屈于七澤濱于十死
大係之未定見履憂之方始本不達於危行又無情於謀計等
身于中軍濫尸丞于御史信生世等於龍門辭親同于河洛奉立
身之遺訓受成書之顧託昔三世而無愆今七葉而始落泣風雨
于梁山惟枯魚之銜索入敵斜之小徑掩蓬蘢之荒扉就汀洲之
札若待蘆葦之單衣于時西楚霸王劍及繁陽盛兵金匱校戰玉
堂昔鷹赤雀鐵船牙檣沈白馬而誓以負黃龍而度湘海迎艦
江萍送王戎車屯于石城戈船掩于淮泗諸侯則鄒伯前驅盟主
則荀希暮至剖巢堪穴奔趨走魁埋長狄于駟門斬蚩尤于中冀
然腹爲虛飲頭爲器直虹貫墨長星屬地昔之虎賁龍衛加以黃
旗紫氣莫不隨風免而竄穴與風應而殄奔西瞻博望北臨元圃
月關風靈池平割古倚弓于玉女窗扉繫馬於鳳皇樓柱仁壽之
鏡徒懸茂陵之書空聚若夫立地立言謨明寅亮爵起于繫裘道
高於河上既不遇于浮邱遂無肯于師曠捐愛子而託人知西陵
而離望非無北關之兵猶有靈臺之仗司徒之表裏絳綸狐假之
惟王負勳憤興戈而對霸主執金鼓而問賊臣平吳之功壯于杜
元凱王室是賴深于溫大真始則地名全節終則山傾柱人南陽
校書云之以遠上蔡還獵知之何晚鎮北之負譽矜前風飄儼然

水神遭箭山靈見難是以螭熊爲馬浮蛟沒鼈才子并命俱非百
年中宗之夷凶靜亂大雪冤恥去代明而承其遷唐郊而襲祀反
舊章於司隸歸餘風於正始沈疴則方逞其欲蔽疾則自矜於己
天下之事沒焉諸侯之心搖矣既而齊交北絕秦忠西起況肯關
而懷楚異端委而開吳騷綠林之散卒拒驪山之叛徒營軍梁洋
覓京巴淪問諸淫昏之鬼求諸厭劾之巫荆門遭原延之戮夏口
盟遠泉之誅茂因親於教受忍和樂于勢孤慨無謀于肉食非所
望于論赫未深思于五難先白擅于二端登陽城而避險臥底柱
而求安既言多忌刻實志勇於刑殘但坐觀于時變本無情於
急難地爲黑子城猶彈丸其怨則顯其盟則寒豈冤禽之能察有
非愚叟之可移山況以沴氣朝浮妖精夜殞赤鳥則三朝夾日蒼
雲則七重闌軫亡虞之歲既窮入郢之年斯盡則含鄱怒楚結秦
冤有南風之不競值西鄰之賣言俄而梯衝亂舞冀馬雲屯棧秦
車於暢轍沓漢鼓于雷門下陳倉而連弩度臨晉而橫船雖復楚
有七澤人稱三戶箭不麗於六廢雷無驚于九虎辭洞庭兮落木
去潯陽兮極浦燧火兮焚旗貞鳳兮害豔乃使玉軸揚灰龍文所
柱下江餘城長林故營徒思箝馬之秣未見燒牛之兵章曼支以
轂走宮之奇以族行河無冰而馬渡關未曉而鷄鳴忠臣解骨若
子吞聲章華望祭之所雲夢僞游之地荒谷怒于莫敖治父囚乎
羣帥礪奔摺拉鷹鷂批積冤霜夏零憤泉秋涕城崩杞婦之哭竹
染湘妃之淚水毒秦涇山高遺陞十里五里長亭短亭飢隨饑燕
間逐流螢秦中水黑關上泥青于時瓦解冰泮風飛電散節然干

里瀟瀟一亂雲暗如沙水橫似岸逢赴洛之陸機見辭家之王粲
莫不聞龍水而掩泣向關山而長歎況復君在交河妾在清波石
望夫而逾遠山望子而逾多才人之憶代郡公主之去清河相陽
亭有離別之賦臨江王有愁思之辭別有顯靈武威縣旅金微班
超生而望反溫序死而思歸李陵之雙兔永去蘇武之一鴻空飛
若江陵之中否乃金陵之禍始雖惜人之外力實蕭蕭之內起撥
亂之主忽焉中興之宗不祀伯兮叔兮同見戮於猶子荆山鵲飛
而玉碎隨岸地生而珠死鬼火亂於平林野魂驚于新市梁故豐
徙楚寶秦亡不有所廢其何以昌有娥之後遂育於姜輸我神器
居爲讓王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用無賴之子孫舉
江東而全棄惜天下之一家遭東南之反氣以弼首而賜秦天何
爲而此醉且夫大道回旋民生賴焉余烈祖於西晉始流播于東
川泊余身而七葉又遭時而北遷提挈老幼謂河累年死生契闊
不可問天況復零落將盡靈光歸然日窮於紀歲將復始逼切危
慮端憂暮齒長樂之神泉望宣平之貴里渭水貫於天門驪山
回于地市幕府大將軍之愛客丞相平津侯之待士見鍾鼎于金
張聞弦歌於許史豈知霜陵夜燬猶是故時將軍威揚布衣非陶
思歸王子○王子召戎謂臨賀王正德好臣介冑謂王偉莊儀等
護軍謂韋粲青塘之敗與子弟皆死節脂護軍將軍江子一江子
四江子五皆濟陽人承明門之職兄弟三人同死義難尙書謂羊
侃○最音避縣音識平聲驢也慎音慎湧波也第音
彼取魚器刻璽一本作刻密漾音詐攢音費驢也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七十三終

資治通鑑補卷第一百七十四

宋涑水司馬光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明

後學吳郡嚴衍補

後學吳郡談允厚參

陳紀八止一

高宗宣皇帝下之上

庚太建十二年

周宇文闢大象二年後梁肅宗天保十九年

春正月癸巳周天元祠太

廟戊戌以左衛將軍任忠為南豫州刺史

此時南豫州治宣城督緣江軍

防事乙卯周稅入市者人一錢二月丁巳周天元幸露門學

釋奠

周露門學在露門左右壁古者仲春仲秋皆以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鄭元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

戊午

突厥入貢於周且迎千金公主乙丑周天元改制為天制數為天

敕制者大賞罰大除授赦宥慮囚恩勞用之敕者奏置州縣增減
官吏除免官爵授六品以上官發兵施行百官奏請戒約臣下
皆用之皆宜署
壬午尊天元皇太后為天元上皇太后天皇太后
中覆而後行

為天元聖皇太后

二太后天元嫡母阿史那氏所生母李氏也

癸未立天元皇后楊氏

為天元大皇后天皇后朱氏為天大皇后天右皇后元氏為天右
大皇后天左皇后陳氏為天左大皇后正陽宮皇后直稱皇后

是日周榮州有黑龍與赤龍鬥於汴水之側黑龍死 周行軍總

管杞公亮天元之從祖兄也其子西陽公溫妻尉遲氏蜀公迥之

孫有美色以宗婦入朝天元飲之酒迥而淫之亮聞之懼三月軍

還至豫州

自淮南還軍豫州治汝南

密謂長史杜士駿曰主上淫縱滋甚社稷

將危吾既忝宗枝不忍坐見傾覆今若襲取韋孝寬并其眾推諸

父為主

諸父謂趙王祐兄弟

鼓行而西誰敢不從遂夜將數百騎襲孝寬營

遣亮國官姑寬知其謀先告孝寬孝寬潛設備亮夜將數百騎襲

孝寬營不克而走戊午孝寬追斬之溫亦坐誅天元卽召其妻入

宮拜長貴妃辛卯立亮弟永昌公椿爲杞公 周天元如同州增

候正前驅式道候爲三百六十重候正主儀望前驅先舉也式道候在大駕前自應門

至於赤岸澤鄭元曰天子五門舉庫雉應路詩云乃立應門應門將將赤岸澤在長安北同州南道里蓋道中數

十里開幡旗相蔽音樂俱作又令虎賁持鉞馬上稱警蹕乙未改

同州宮爲天威宮庚子遷長安詔天臺侍衛之官皆著五色及紅

紫綠衣以錦綺續纁爲緣名曰品色衣有大事與公服閒服之五

志後周之制請命秩之第曰公服其餘常服曰私衣隋唐以下有朝服有公服朝服曰具服公服曰從省服王實詔內

外命婦皆執笏其拜宗廟及天臺皆俛伏如男子天元將立五皇

后以問小宗伯狄道平彥之對曰皇后與天子敵體不宜有五大

學博士西城何妥曰昔帝譽四妃虞舜二妃先代之數何常之有
博士秦官漢置五經博士即太學博士也晉武帝立國子學置博
士一人送有國子博士太學博士之分西魏邵時置金州帝王紀
云帝譽四妃元妃有邵氏女曰姜嫄次妃有姚氏女曰簡狄次妃
陳豐氏女曰慶都次妃甄氏女曰常儀列女傳云舜二妃堯之
二女長曰娥皇次曰女英天元大悅免彥之官甲辰詔曰坤儀比德土數惟五
四太皇后外可增置天中太皇后一人於是以陳氏爲天中太皇
后尉遲妃爲天左太皇后又造下帳五使五皇后各居其一賁宗
廟祭器於前自讀祝版而祭之下帳山陵中便房所用祝版所以祝鬼神又以五輅載
婦人自帥左右步從按古制有五輅後周之制皇帝之輅十有二等皇后之車十有二等亦曰輅下至三妃三
公三公夫人之輅皆九至上媛婦中大夫孺人其輅五天元孫淫
侈無適何至以古之五輅載婦人其實用媛婦以下所乘五輅耳
五輅謂元輅夏篆又好倒懸鷄及碎瓦於車上觀其號呼以爲樂
夏綴金車轆車也

夏四月癸亥尙書左僕射陸繼卒 己巳周天元初太廟己卯

大雩壬午如仲山祈雨

顏師古曰仲山即今九嶷山之東仲山是也括地志仲山在雍州雲陽縣西十五里

甲申還長安令長安士女於衢巷作樂迎候五月癸巳以尙書

右僕射晉安王伯恭爲僕射周楊后性柔婉不如忌四皇后及

嬪御等咸愛而仰之天元昏暴滋甚喜怒乖度嘗譴后欲加之罪

后進止詳閑辭色不撓天元大怒遂賜后死逼令引訣

存疑引訣當作引決

然則書作決故不敢改

后母獨孤氏詣問陳謝叩頭流血然後得免后父大

前疑堅位望隆重天元忌之嘗因忿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堅

謂左右曰色動即殺之堅至神色自若乃止丙史上大夫鄭譯與

堅少同學奇堅相表傾心相結堅既爲天元所忌情不自安嘗在

永巷私謂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願少畱意譯曰以公德望天

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卽言之天元將遣譯入寇譯請元

帥天元曰卿意如何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

令隨公行且為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天元從之己丑以堅為揚州

總管使譯發兵會壽陽壽陽屬南則為豫將屬北則為揚州將行會堅暴有足疾不

果行甲午夜天元備法駕幸天興宮乙未不豫而還小御正博陵

劉昉素以狡諂得幸於天元杜佑曰周御正屬天官御正中大夫五命小御正下大夫四命與御

正中大夫顏之儀並見親信天元召昉之儀入臥內欲屬以後事

天元瘖不復能言昉見周主闔幼冲以楊堅后父有重名遂與領

內史鄭譯鄭譯以內史上大夫領內史御節大夫柳裘周置御節大夫掌御節其御服又置司服掌之

內史大夫杜陵韋謏杜陵漢晉皆屬京兆後隋併入京北大興縣其地在隋唐長安城南御正下士

朝那皇甫績朝那縣屬安定郡後周下士二命謀引堅輔政堅固辭不敢當昉曰

公若為速為之不為昉自為也堅乃從之稱受詔居中侍疾衰悵

之孫也是日天元殂

年二

秘不發喪昉譯矯詔以堅總知中外兵

馬事

考異曰周帝紀乙未帝不豫遣宮詔堅入侍疾丁未追至王入朝已酉大漸昉譯矯制以堅受遺輔政是日帝崩按堅以

髮起倉猝故得矯命當國若自乙未至己酉凡十五日事安得不泄今從隋帝紀 顏之儀知非天元旨拒

而不從昉等草詔署訖逼之儀連署之儀厲聲曰主上升遐嗣子

冲幼

靜帝時年八歲

阿衡之任宜在宗英方今趙王最長以親以德合膺

重寄公等備受朝恩當思盡忠報國柰何一旦欲以神器假人

老子

天下神器為者敗之執者失之計云大寶之位是天地神明之器故不可以力為也又曰國之利器不可以授人

之儀有

死而已不能誣罔先帝昉等知不可屈乃代之儀署而行之諸衛

既受敕并受堅節度堅恐諸王在外生變以千金公主將適突厥

為辭徵趙陳越代滕五王入朝堅索符璽顏之儀正色曰此天子

之物自有主者宰相何故索之堅大怒命引出將殺之以其民望

出爲西疆郡守

五代志陝西郡合川縣後周置仍立西疆郡考異曰北史鄭譯傳之條與宣者謀引宇文仲輔政仲

已至御坐譯知之還率開府楊惠劉昉皇甫績柳裘俱入侍與之儀見譯等愕然遂逸欲出堅因執之於是矯詔復以譯爲民史上大夫明日堅爲丞相拜譯柱國府長史

按之儀若爾豈復得至今從之儀傳

丁未發喪肅主入居天臺

罷正陽宮大赦停洛陽宮作庚戌尊阿史那太后爲太皇太后李

太后爲太帝太后楊后爲皇太后宋后爲帝太后其陳后元后尉

遲后竝爲尼以漢王贊爲上柱國右大丞相尊以虛名實無所綜

理以楊堅爲假黃鉞左大丞相秦王贊爲上柱國百官總己以聽

於左大丞相堅初受額命

額命始於周成王允安國曰臨終之命曰顯命今謂顯命者言天子登遐若同

顯而有使邗國公楊惠謂御正下大夫李德林曰朝廷賜令總文

武事經國任重今欲與公共事必不得辭德林曰願以死奉公堅

大喜始劉昉鄭譯議以堅爲大冢宰譯自攝大司馬昉又求小冢

卒後周顯小宰上大夫也六命樂爾雅大宰也家宰之上不宜加小字故周官止曰小宰堅私問德林曰欲

何以見處德林曰宜作大丞相假黃鉞都督中外諸軍事不爾無

以壓眾心及發喪即依此行之以正陽宮爲丞相府時眾情未壹

堅引司武上士盧賁置左右將之東宮正陽宮本東宮也百官皆不知所

從堅潛令賁部伍仗衛仗衛執仗而衛衛之兵也因召公卿謂曰欲求富貴者

宜相隨往往偶語欲有去就賁賡兵而至眾莫敢動出崇陽門崇陽門周宮城之東門

至東宮門者拒不納賁諭之不去瞋目叱之門者遂卻

堅入賁遂典丞相府宿衛賁辯之弟子也以鄭譯爲丞相府長史

劉昉爲司馬李德林爲府屬二人由是怨德林內史下大夫勃海

高穎明敏有器局習兵事多計略堅欲引之入府遣楊惠諭意楊惠

望族子也堅既受禪封觀王改名雄穎承旨欣然曰願受驅馳縱令公事不成穎亦

不辭滅族乃以爲相府司錄

司錄總錄一府之事

時漢王贊居禁中每與堅

同帳而坐

改正與堅同帳原文作與帝同帳今依防傳改

劉昉節美妓進贊贊甚悅之

昉因說贊曰大王先帝之弟時望所歸孺子幼冲豈堪大事今先

帝初崩人情尙擾王且歸第待事甯後入爲天子此萬全計也贊

年少性識庸下以爲信然遂從之堅革天元苛酷之政更爲寬大

刪略舊律作刑誓要制奏而行之躬履節儉中外悅之堅夜召太

史中大夫庾季才

太史掌天文歷數周制太史中大夫屬春官五命

問曰吾以庸虛受茲

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爲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難可憲察竊以人

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繼言不可公豈復得爲箕穎之事乎堅默

然久之曰誠如君言獨孤夫人亦謂堅曰大事已然騎虎之勢必

不得下勉之堅以相州總管討遲迴位望素重恐有異圖使迴子

魏安公惇奉詔召之會葬王子以上柱國韋孝寬爲相州總管

又以小司徒叱列長叉爲相州刺史先令赴鄴孝寬續進鄴相州總管治

陳王純時鎮齊州純就國於齊南齊南郡齊州也堅使門正上士崔彭徵之門正

靠門則徵問之彭以兩騎往託病止傳舍遣人召純純疑有變多

將從騎而至彭請屏左右密有所道遂執而鎖之因大言曰陳王

有罪詔徵入朝左右不得輒動其從者愕然而去彭楷之孫也

是月有流星大如三斗器出太微端門流入翼色青白光明照地

聲若風吹幡 六月周五王皆至長安 庚申周復行佛道二教

周崇二教見一百七十一卷六年 舊沙門道士精誠自守者簡令入道 周尉遲

迴知丞相堅將不利於帝室謀舉兵討之韋孝寬至朝歌五代志

縣舊曰迴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齋書候之孝寬詰貴與語以審之

朝歌 貴曰迴遣其大都督賀蘭貴齋書候之孝寬詰貴與語以審之

齊書卷一百七十四 陳紀八 六

疑其有變遂稱疾徐行又使人至相州求醫藥密以伺之孝寬兄

子藝爲魏郡守迴遣藝迎孝寬孝寬問迴所爲藝黨於迴不以實

對魏郡守與相州總管府同治鄰孝寬怒將斬之藝懼悉以迴謀語孝寬孝寬乃

攜藝西走每至亭驛盡驅其傳馬而去謂驛司曰蜀公將至宜速

具酒食尉遲迴封蜀公故稱之迴尋遣儀同大將軍梁子康將數百騎追孝

寬追者至驛輒逢盛候又無馬遂遲留不進孝寬與藝由是得免

堅又令候正破六韓裒詣迴諭旨密與總管府長史晉昶等書令

爲之備迴聞之殺昶及裒集文武士民登城北樓令之曰楊堅藉

后父之勢挾幼主以作威福不臣之迹暴於行路吾與國俱勢尉遲

秦之甥尉遲任兼將相先帝處吾於此本欲寄以安危今欲與卿等糾

合義勇魏三合爲糾凡言糾合者義取諸此以匡國庇民何如眾咸從命迴乃自稱

大總管承制置官司時趙王招入朝

趙王招既於襄陽襄國別相州

總管府

迴奉以號令甲子堅發關中兵以韋孝寬為行軍元帥廊公

梁士彥樂安公元諧化政公宇文忻懷陽公武川宇文述武鄉公

崔宏度清河公楊素隴西公李詢等皆為行軍總管以討迴宏度

階之孫詢穆之兄子也初天元使計部中大夫楊尙希撫慰山東

至相州聞天元殂與尉遲迴發喪尙希出謂左右曰蜀公哭不哀

而視不安將有佗計吾不去懼及於難遂夜從捷徑而遁遲明迴

覺追之不及遂歸長安堅遣尙希督宗兵三千人鎮潼關

楊尙希宏農人

宏農華陰諸楊自東漢至後魏為名族號

分東西宏農又為兵衛故楊氏有宗兵 雍州收畢刺王賢與五

王謀殺堅事洩堅殺賢并其三子掩五王之謀不問以秦王贊為

大冢宰杞公椿為大司徒庚子以柱國梁睿為益州總管睿襲之

子也

梁武帝中大通六年

周遣汝南公神慶司衛上士長孫

晟送千金公主於突厥晟稚之曾孫也又遣建威侯賀若誼

五代志

威鳳屬

賂佖鉢可汗且說之以求高紹義佖偽與紹義獵於南

境使誼執之誼敦之弟也秋七月甲申紹義至長安徙之蜀久之

病死於蜀

丙申周葬宣帝於定陵

周青州總管尉遲勤迴之

弟子也初得迴書表送之尋亦從迴迴所統相衛黎洛貝趙冀瀛

滄

五代志汲郡東魏置義州後周為衛州黎陽縣後魏黎陽郡後

置黎州武安郡後周置洛州清河郡後周置貝州並郡大陸縣

舊曰廣阿置殷州後改趙州信都郡舊置冀州河間郡河間縣舊

置瀛州勃海郡饒安縣舊置滄州考異曰周書迴傳又有毛州皮

迴滅後隋高祖始勤所統青齊膠光莒等州

五代志北海郡置青

置毛州迴傳誤也密郡舊置膠州東萊郡舊置光州琅邪

皆從之眾數十萬榮州刺

史罕文胄

五代志榮陽郡汜水縣古虎牢也後魏

申州刺史李惠

五代志義陽郡江左置司州後東楚州刺史費也利進五代志現

魏改曰郢州後周改曰申州郢郡後魏

置南徐州梁改為東徐州東魏改東楚州陳改安州後周改東潼

州豈史家以舊州名書之邪費也虜復姓蓋即費也頭種

州刺史曹孝遠各據本州徐州總管司錄席毗羅據兗州五代志

邱縣舊前東平郡守畢義緒據蘭陵五代志蘭陵縣舊皆應迴懷

縣永橋鎮將紇豆陵惠以城降迴五代志懷縣屬河內郡隋大業

豆陵紇豆陵迴使其所署大將軍石遜攻建州刺史宇文弁以州降之

五代志長平又遣西道行臺韓長業攻拔潞州五代志上黨郡執

刺史趙威著城人郭子勝為刺史紇豆陵惠襲陷鉅鹿鉅鹿古郡

國郡遂圍恆州五代志恆山郡上大將軍宇文威攻汴州五代志

後周改曰汴州後周置恆州荳州刺史烏丸尼等帥青齊之眾圍沂州五代志琅

後周改曰沂州魏置西兗州後周大將軍檀讓攻拔曹毫二州五代志濟陰郡後

後周改曰沂州魏置西兗州後周

改曰曹州唐部後魏置屯兵梁郡梁郡治席毗羅眾號八萬軍於

南兗州後周改亳州五代志彭城郡滕縣舊曰蕃置蕃郡隋改曰

蕃城攻陷昌慮下邑五代志漢古縣後魏屬蘭陵郡下邑亦其古

縣五五代志蜀梁李惠自申州攻永州拔之五代志汝南郡城陽縣

郡○音皮州後齊曰永州城陽前漢迴遣使招大左輔并州刺史李穆穆鎮

其便封上其書穆子士榮以穆所居天下精兵處陰勸穆從迴穆

深拒之曰周德既衰愚智其悉天時若此人豈能違丞相堅使內

史大夫柳裘詣穆為陳利害又使穆子左侍上士渾往布腹心穆

使渾奉尉斗於堅曰願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尉斗今之尉斗毛晃

所以市諸也今文作尉尉俗加火作尉又以十三環金帶遺堅十三

環金帶者天子之服也五代志曰革帶案禮傳二十禮闕曰瑞綴

東觀記曰楊賜拜太常諡賜自所著革帶故知形制尊卑不別今

博三寸半加金釧釧以相鉤帶自大裘至於小朝服皆用

之天子以十三鎮金帶爲異後周制也堅大悅遣渾詣韋孝寬述穆意穆兄子崇爲

懷州刺史初欲應迥後知穆附堅慨然太息曰國家富貴者數十

人值國有難竟不能扶傾繼絕復何面目處天地閒乎孝寬知之

使其兄詢諷諭之崇不得已亦附於堅迥子諠爲朔州刺史穆執

送長安又遣兵討郭子勝擒之迥招徐州總管源雄東郡守于仲

文皆不從雄賀之曾孫仲文謹之孫也迥遣宇文冑自石濟宇文

威自白馬濟河石濟在白馬西二道攻仲文仲文棄郡走還長安迥殺其

妻子迥遣檀讓徇地河南堅以仲文爲河南道行軍總管使詣洛

陽發兵討讓命楊素討宇文冑丁未周以丞相堅都督中外諸軍

事鄖州總管司馬消難亦舉兵應迥按五代志漢東郡唐城縣本梁之丁漭城後魏之潞西縣

也後魏立鄖州尋改唐州後周省均縣道歸四州入知此則鄖州已併省今有鄖州縣管而志遂置總管府之地此考史之所以難

也春秋即子之國杜預謂在江夏雲杜縣東南有鄖城章懷太子賢曰雲杜故城在復州沔陽縣西北周蓋因古國名置鄖州於沔陽也己酉周以柱國王諒爲行軍元帥以討消難重廣州刺史于顓

仲文之兄也與總管趙文表不協詐得心疾誘文表手殺之因唱

言文表與尉遲迥通謀堅以迴未平因勞勉之卽拜吳州總管

五代

志江都郡梁置南兖州後齊改爲東廣州陳復曰南兖後周改曰吳州東廣州蓋以名州觀此則此時東廣州刺史與吳州總管並治周趙僭王招謀殺丞相堅邀堅過其第堅齎酒殺就之

廣陵也

招引入寢室招子員貫及妃弟魯封等皆在左右佩刀而立又藏刃於帷席之間伏壯士於室後堅左右皆不得從唯從祖弟開府大將軍宏大將軍元胄坐於戶側胄順之孫也宏胄皆有勇力爲堅腹心酒酣招以佩刀刺瓜連陷堅欲因而刺之元胄進曰相府有事不可久留招訶之曰我與丞相言汝何爲者此之使卻胄順

目憤氣扣刀入衛招問其姓名胄以實封胄嘗爲齊王憲左右數從征伐憲甚親信之招因曰汝非昔事齊王者邪誠壯士也因賜之酒曰吾豈有不善之意邪鄉何猜讐如是招僞吐將入後閤胄恐其爲變扶令上坐如此再三招僞稱喉乾命胄就廚取飲胄不動會滕王適後至堅降階迎之胄耳語曰事勢大異可速去堅曰彼無兵馬何能爲胄曰兵馬皆彼物彼若先發大事去矣胄不辭死恐死無益堅復入坐胄聞室後有被甲聲遽請曰相府事殷公何得如此因扶堅下牀趨去招將追之胄以身蔽戶招不得出堅及門胄自後至招恨不時發彈指出血壬子堅誣招與越野王盛謀反皆殺之及其諸子賞賜元胄不可勝計時周室諸王數欲伺隙殺堅堅每令胄及都督涇陽李圓通爲扈從

涇陽縣屬京兆出是得免

癸丑周主璠封其弟衍爲襄王術爲郢王 周豫荆襄三州蠻

反

豫州汝南郡荊州南郡襄陽郡此蠻蓋卽所謂山蠻自荆襄至於汝漢皆有之

攻破郡縣

周韋孝

寬軍至永橋城諸將請先攻之孝寬曰城小而固若攻而不拔損

我兵威今破其大軍此何能爲於是引軍壁於武陟

武陟地名按五代志在河

內郡脩武縣界至隋析置武陟縣

尉遲迴遣其子魏安公惇帥眾十萬入武德軍

於沁東會沁水漲孝寬與迴隔水相持不進孝寬長史李詢密啟

丞相堅云梁士彥宇文忻崔宏度竝受尉遲迴饒金軍中怪怪

怪怪

憂愁不安也

人情大異堅深以爲憂與內史上大夫鄭譯謀代此三人

者李德林曰公與諸將皆國之貴臣未相服從今正以挾令之威

控御之耳

挾令謂挾天子以令諸將也

前所遣者疑其乖異後所遣者又安知

能盡其腹心邪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今一旦代之或懼罪逃逸

若加縶繫則自鄭公以下莫不驚疑且臨敵易將此燕朝之所以

敗也

燕惠王信譏用騎劫代樂毅而敗於田單趙惠文王如愚所

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素為諸將所信服者速至軍所使觀

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動亦能制之矣堅大悟曰公不發此

言幾敗大事乃命少內史崔仲方往監諸軍為之節度仲方猷之

子也辭以父在山東又命劉昉鄭譯昉辭以未嘗為將譯辭以母

老堅不悅府司錄高穎請行堅喜遣之穎受命亟發遣人辭母而

已自是堅措置軍事皆與李德林謀之時軍書羽檄日以百數德

林口授數人文意百端不加治點司馬消難以郎隨溫應土順河

潁岳九州及疊山龜山等八鎮來降

五代志漢東郡西魏置并州後改曰隨州安陸郡京山縣

舊曰新陽梁置斬州西魏改曰溫州應山縣梁置應州漢東郡土山縣梁置土州順義縣梁置順州沔陽郡後川置復州後改沔州

安陸郡吉陽縣後周置懷州孝昌縣西魏置岳州魯山在河陽郡漢陽縣界臨江齊梁以來為重鎮遣其子為質以

求援八月己未詔以消難為大都督總督九州八鎮諸軍事司空

賜爵隨公庚申詔征西將軍樊毅進督沔漢諸軍事沔即南豫州

刺史任忠帥眾趣歷陽超武將軍陳慧紀為前軍都督趣南兗州

慧紀高祖之從孫也周益州總管王謙周益州總管治成都府亦不附丞

相堅起巴蜀之兵以攻始州此巴蜀謂漢巴郡蜀郡大界五代志

魏改曰梁睿至漢川不得進漢川即漢中府堅即以睿為行軍元

帥以討謙戊辰詔以司馬消難為大都督水陸諸軍事庚午通

直散騎常侍淳于陵克臨江郡五代志歷陽郡烏江縣梁置江都郡後齊改為齊江郡陳改為臨江

郡梁主巖使中書舍人柳莊奉書入周丞相堅執莊手曰孤昔

以開府從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時艱猥蒙顧託中夜自

省寔懷慙梁主弈葉委誠朝廷當相與其保歲寒時諸將競勸

梁主舉兵與尉遲迴通謀以爲進可以盡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

南漢河之地在中唐大華諸山之南梁主疑未決會莊至具道堅語且曰昔袁紹

劉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要地擁強兵然功業莫就禍不

旋踵者良因魏晉挾天子保京都仗大順以爲名故也今尉遲迴

雖曰舊將昏耄已甚司馬消難王謙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

周朝將相多爲身計競效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迴等終當覆滅隨

公必移周祚矣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梁主深然之眾議遂止高

頴至車爲橋於沁水尉遲惇於上流縱火棧大曰棧小曰棹爲橋實火積薪於上

流放之欲順棧而頴豫爲土狗以禦之蓋積土於水中前說後廣

下以焚其橋也居上流以礙火棧使不得下通橋邊也考異曰隋書作木棧木狗今從北史

有陳二十餘里麾兵少卻

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卻鳴鼓齊進軍既渡顧命焚

橋以絕士卒反顧之心惇兵大敗單騎走孝寬乘勝而進追擊至

鄴庚午迴與惇及惇弟西都公祐五代志西平郡程水斷舊曰西都悉將其卒十

三萬陳於城南迴別統萬人皆綠巾錦襖號黃龍兵迴弟勤帥眾

五萬自雋州赴迴以三千騎先至迴素習軍旅老猶披甲臨陳其

麾下皆關中人爲之力戰孝寬等軍不利而卻鄴士民觀戰者數

萬人行軍總管宇文忻曰事急矣吾當以詭道破之乃先躬觀者

考異曰隋書云高祖與李觀者皆走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

呼曰賊敗矣眾軍復振因其擾而乘之迴軍大敗走保鄴城孝寬

縱兵圍之李詢及思安伯代人賀婁子幹先登五代志河池郡河

縣賀婁崔宏度妹先適迴子爲妻及鄴城破迴窘迫升樓宏度直

崩復姓

上龍尾追之

策道陵院以上城其道下附於地若龍垂尾然故曰龍尾

迴響弓將射宏度宏度

脫兜鍪謂迴曰頗相識否今日各國國事不得顧私以親戚之情

謹遏亂兵不許侵辱事勢如此早為身計何所待也迴擲弓於地

罵左丞相極口而自殺宏度顧其弟宏升曰汝可取迴頭宏升斬

之軍士在小城中者孝寬盡阮之勤惇佑東走青州未至開府儀

同大將軍郭衍追獲之丞相堅以勤初有誠款特不之罪李惠先

自縛歸罪

李惠自中州舉兵應迴既而知迴事不成先自歸

堅復其官爵迴末年衰毫及

起兵以小御正崔達擊為長史達擊迴之子也

擊音如又音拿

文士無歸

略舉措多失凡六十八日而敗下仲文軍至蓼隄去梁郡七里

九域

志蓼隄梁孝王集至睢陽三百里按此則九域志所謂睢陽非漢舊城之地

檀讓擁眾數萬仲文以羸

師挑戰而偽北讓不設備仲文還擊大破之生獲五千餘人斬首

七百級進攻梁郡

梁郡治睢陽

迴守將劉子寬棄城走仲文進擊曹州

獲迴所署刺史李仲康檀讓以餘眾屯成武以仲文未能卒至方

椎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擊破之遂拔成武

五代志濟陰郡成武縣時

爲永

昌郡迴將席毗羅眾十萬屯沛縣

五代志沛縣屬彭城郡

將攻徐州徐州彭城郡沛

縣在州西北

其妻子在金鄉

五代志金鄉縣屬曹州濟陰郡

仲文遣人詐爲毗羅

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至金鄉宣蜀公令賞

賜將士金鄉人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迴旗幟倍道而進善淨望

見以爲檀讓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其城仲文

曰此城乃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自歸如卽屠之彼望

絕矣眾皆稱善於是毗羅恃眾來薄官軍仲文設伏於麻田中兩

陣纔合伏兵發曳柴鼓譟塵埃漲天毗羅眾大潰爭沒洙水死水

爲之不流獲檀讓檻送長安斬毗羅傳首關下章孝寬分兵討關

東叛者悉平之堅徙相州於安陽毀鄴城及邑居

魏明帝時堅令章孝寬討尉遲

迴平之焚燒鄴城徙其居人南遷四十五里以安陽州爲相州理所仍爲鄴縣隋又改爲安陽縣漢魏郡城在縣西北七里煬帝於鄴故鄴大總分相州置毛州魏州五代志武陽郡後周置魏州館寺置鄴縣時河北決於館陶分爲屯氏河而隨室分析州縣以爲毛氏河乃置毛州失之甚矣梁主聞迴敗謂柳莊

曰若從眾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丞相堅之利得政也待黃公劉

昉沛公鄭譯甚厚

黃古國名沛本縣名以漢高祖初爲沛公故亦爲國

賞賜不可勝計委以

心膂

背脊骨也人之一身思慮之所以運者心腹背之所以強者脊故以爲喻

朝野傾屬稱爲黃市時

人爲之語曰劉昉牽前鄭譯推後二人皆恃功驕恣溺於財利不

親職務及辭監軍堅始疏之恩禮漸薄高穎自軍所還寵遇日隆

時王謙司馬消難未平堅憂之忘寢與食而昉逸遊縱酒相府事

多遺落堅乃以高頴代昉爲司馬不忍廢譯陰救官屬不得白事
於譯譯猶坐聽事無所關預惶懼頓首求解職堅猶以恩禮慰勉
之 癸酉智武將軍魯廣達克周之郭默城丙子潛于陵克祐州
城 周以漢王贊爲太師申公李穆爲太傅宋王實爲大前疑秦
王贊爲大右弼燕公子寔爲大左輔寔仲文之父也 周王誼帥
四總管至鄖州司馬消難擁眾來奔初消難遣上開府儀同大將
軍段珩將兵圍順州順州刺史周法尙不能拒棄城走消難虜
其母弟而南樊毅救消難不及周亳州總管元景山擊之毅掠居
民而去景山與南司州刺史宇文弼追之 五代志安陸郡古易縣
梁置義陽郡西魏改爲
南司州其地與毅戰於漳口 此漳非左傳所謂江漢沮漳之漳今
近漳順諸州 安陸西五十里有漳水流挾華談曰
漳與沮合流色理如蟠練十數里方混 一日三戰三捷毅退保

山鎮城邑爲消難所據者景山皆復取之時鄖州巴蠻多叛

按王誼傳

于時北至商洛南距江淮東西二千餘里巴蠻多叛是則皆宋以來所謂山蠻也南朝諸史所謂荆雍州蠻者也以其先出於巴種故謂之

其推渠帥蘭雅州爲主以附消難王誼遣諸將分討之旬

月皆平 陳慧紀蕭摩訶攻廣陵周吳州總管于顗破之 沙

州氏帥楊永安聚眾應王謙周大將軍樂安公達奚長儒討之

蜀楊素破宇文冑於石濟斬之 周以神武公竇毅爲大司馬齊

公于智爲大司空九月以小宗伯竟陵公楊惠爲大宗伯

竟陵縣公王几

志西陽郡竟陵縣舊曰雲城置竟陵郡後周廢郡改縣曰竟陵 癸未夜天東南有聲如風水相

激三夜乃止 丁亥周將王延貴帥眾援歷陽任忠擊破之生擒

延貴 壬辰周廢皇后司馬氏爲庶人庚戌以隨世子勇爲洛州

總管東京小冢宰總統舊齊之地

自關以東河汾以北皆舊齊之地

壬子以左丞

相堅爲大丞相罷左右丞相之官 冬十月甲寅日有食之 周

丞相堅殺陳賊王純及其子 周梁睿將步騎二十萬討王謙謙

分命諸將據險拒守睿奮擊屢破之蜀人大駭謙遣其將達奚恭

高阿那肱乙弗虔等帥眾十萬攻利州

五代志義城郡後魏立益州世號小益州梁曰黎州

西魏復曰益州又改曰利州

堰江水以灌之

嘉陵江在利州城西城中戰士不過二千總

管豆盧勣晝夜拒守凡四旬時出奇兵擊恭等破之會梁睿至恭

等遁去睿自劔閣入進逼成都謙令達奚恭乙弗虔守城親帥精

兵五萬背城結陳睿擊之謙戰敗將入城恭虔以城降謙將麾下

三十騎走新都

新都縣屬蜀郡九城志新都在成都縣北四十五里

新都令王寶執之戊寅

睿斬謙及高阿那肱劔南平時以巴蜀險阻人好爲亂乃更開平

道毀劔閣之路

十二月甲辰周達奚長儒破楊永安沙州平

丁未周鄭襄公章孝寬卒。寬沈敏和正，心經濟，嘗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侯，經雨頽毀，每須修之。自孝寬臨州，乃勒部內當候處植槐樹代之。旣免修復行旅，又得庇蔭。太祖知之，乃曰：「豈得一州獨爾？」當令天下同之。於是令諸州夾道一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焉。旣而久在邊境，屢抗強敵，所經略布置，人初莫之解，見其成事，方乃驚服。雖在軍中，篤意文史政事之餘，每自披閱。末年患眼，猶令學士讀而聽之。早喪父母，事兄嫂甚謹，所得俸祿不入私室。親族有孤遺者，必加賑贖，人以此稱之。

十二月庚辰，河東康闕王獻叔卒。癸亥，周詔諸改姓者宜悉

復舊。

宇文泰以追將補九十九姓，見一百六十五卷。梁元帝承聖三年上書：「十二月庚辰，此書癸亥，自庚辰至癸亥，四十四日。」

庚辰必誤。案長歷，庚辰十一月皆壬子朔，恐是丙辰。

甲子，周以大丞相堅爲相國總百揆。

去都督中外大冢宰之號進爵為王以安陸等二十郡為隨國

案

書帝紀時以兩州之崇業鄧州之安陸城陽溫州之宜人應州之

平靖上明潁州之淮南土州之永川昌州之廣昌安昌中州之義

陽淮安息州之新公建安豫州之汝南南頓廣南

錫之禮是時九錫之禮一大格戎格各一元杜二頭二表見之服

登六虎黃三百人七鉄鉞各一八彤弓一彤堅受王爵十郡而已

矢百盧弓十盧矢千九和壹一亩圭璜副焉

辛未殺代王達滕聞王道及其子吳音遜不辭而怒曰王申以

小冢宰元孝矩為大司寇孝矩名矩以字行天賜之曾孫也元孝

矩通鑑原文作孝矩按孝規乃孝矩之兄仕至小冢宰而止未嘗

為大司寇也詳考周書北史俱云王申以小冢宰矩年公元孝矩

為大司寇又考孝矩傳云孝矩襲位是歲周境內有州二百一

十一郡五百八

資治通鑑補卷一百七十四終